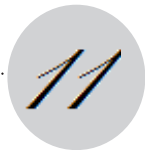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关注生存  
关注养老

红艳火冒三丈，立刻冲上去与倪俊扭打起来：“说我粗俗？有不粗俗的呀，白富美，可惜你养不起！这个月的电费都是我麻将桌上讨来的。我嫁到你们家，整个就成了长工了！你吃定我是吧，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……”红艳的拳头仿佛流星雨，噼里啪啦落在倪俊身上。倪俊也不躲避，俨然一个人肉沙包，任凭红艳抽打。

过了一会儿，红艳打累了，倪俊的反抗政策让她觉得又委屈又无奈。



## 伟贞的婚事

可是嫁到倪家是她自己的决定，现在能怪谁？公公的抠门，婆婆的放任，倪俊的不上进、怯懦，任凭红艳怎么说，他们都不会改变。

这个家，永远就是一个穷家。这样下去，红艳心目中那种有房有车、窗明几净，坐在窗下晒太阳的梦想，永远都不能实现。结婚之后，红艳从来不好意思叫同学和朋友来家里做客。这个家黑咕隆咚，破破烂烂，连个像样的坐的地方都没有，她怎么好意思发出邀请？她不愿让别人看见她过得不好，她有她的自尊心。

想起过去的这些事情，又想起未来的艰难，红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心酸、无奈、纠结、挣扎，都仿佛能顺着眼泪汨汨而下。

“怎么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”倪俊上前，抱住红艳。

红艳体会到这短暂的温柔，鼻子一酸，内心一软，爱恨交织，她哭得更凶了。

倪俊不知所措，只能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喃喃地说不哭了不哭了。再没用的男人，也有懂得温存的时刻，红艳坚硬的心又软了，但她还是不忘趁热打铁：“明天去找工作，好吗？”

倪俊点了点头，但他的眼神不确定。咚咚咚，有人敲门，跟着传来倪伟民的声音：“吃饭！”

红艳和倪俊对视，猛然破涕为笑。

在倪伟贞家的客厅里，飘着浓浓的咖啡香味。

吴二琥在客厅里来回走着，伟贞在忙着磨咖啡、冲咖啡。

伟贞说：“我的大嫂，你能不能先坐下，多大点儿事啊，至于这么来来回回地走？”

“小事？家庭之中无小事，你不知道她那个妈，简直就把我们家当成了驻京办。”吴二琥咬牙切齿，“老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没事就跑来看女儿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，谁受得了。你看，这又说要来了，真是有病，也不嫌跑来跑去累得慌。”

“偶尔来看女儿也很正常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”

“只是他们太频繁了，我们家老倪都有些受不了了，妹妹你也知道我们家的住房情况，红艳的老娘一来，倪俊睡客厅不说，你大哥上厕所都不方便。”

“不方便那就住旅馆。”伟贞说。

“住旅馆什么价呀，那个孙庆芬肯定也不会出钱，哦，不对，也可能是出不起，到时候还不是我们出，你大哥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这个小家迟早会被吃干榨净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当初他们结婚也是你同意的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快别这么说，我可没同意，人家是自由恋爱。”二琥撇撇嘴。

“嫂子，你是不是太挑了啊，我看红艳还行。”

“你没结婚，你不懂。”二琥随口说了一句。

伟贞立刻闭嘴，闷头弄她的咖啡。结婚，一直是伟贞的命门。

二琥话说出口，才发觉自己失言，只好顺着说：“小妹啊，不是嫂子说你，你也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”

伟贞道：“考虑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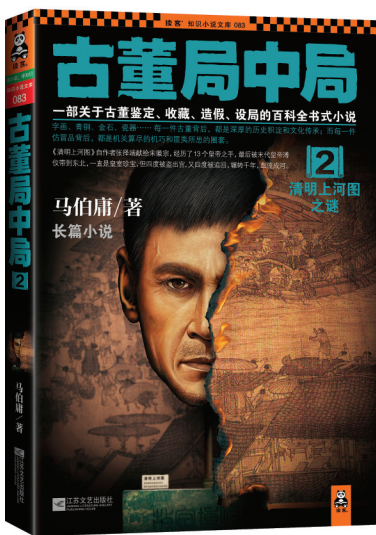
“跟我还说实话。”二琥说。

“你要问这个问题，我跟你无话可说。”伟贞说。

在街坊四邻看来，大龄女青年倪伟贞也算有名的人物。她学历高，有能力，赚钱也是一把好手，股市好的时候，她猛赚一笔，拿到人生第一桶金，买了房，生活优越，后来她索性辞了职，没事炒炒股，弄弄基金，写写言情小说，过起了宅女生活。人家都说这倪家小女儿厉害，可每次提到她时也会补上一句，可惜婚姻不顺。

其实，伟贞也不是没有过心仪的对象，只是年轻的时候太挑，年龄渐大，容貌不再，脾气渐长，她又受不了被人挑，所以硬生生被剩了下来。只不过，35岁一过，伟贞反而不着急了。倪伟贞信奉女性主义，甚至是女权主义，她就不信这女人离了男人就活不了。她偏偏要活出个样来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我定了定神，上前一步掏出手里的残片，对着麦克风说：“各位，在鉴定开始之前，请允许我讲一个故事。”

我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名字开始讲起，讲到李东阳、王世贞，再讲到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如何被切割成残本，又是如何被补到赝品《及春踏花图》上；戴熙如何发现了这一细节，戴熙字帖如何流传出去以及豫顺楼之战的点点滴滴……

“……综上所述，真品《清明上河图》丢失的两米长卷为造假者所毁，已不可能追回，如今只残留了这么一小片下来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小块残片，回归到原本属于它的地方上去。”

我把百瑞莲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举起来，展台的黄色小灯把画照了个通透。突然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

我想起一件事。刘战斗对我说过，宋代院绢皆用双丝，民间皆用单丝。张择端的画自然用的是院绢，我发现百瑞莲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绢质，经线为双，纬线为单，是典型的双丝绢；而故宫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绢质，经纬则各是一根，属于单丝绢。

而我手中的残片是双丝绢。

难道说，故宫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假的？百瑞莲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是真的？要是这样那就太出人意料了。我想，我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可是这样做真的没错吗？

这时，舞台的灯光一下子全部开启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心潮回归平静。我已经做出了决定。

我感觉像是用全身的力气把声音挤出嗓子，每个字都重如千钧：“这块残片上的墨迹疑为后人所加。细看画卷丝绢的结构属于双丝绢，与百瑞莲本双丝绢相仿，而故宫本为单丝。因此我判定此片与百瑞莲本是同源所出……”



## 《清明上河图》真假有果

主持人问：“许先生，你判断这块残片是来自百瑞莲本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的语气无力。

主持人高亢的声音响起：“下面，让我们重看一下大屏幕！”

大屏幕上开始重播刚才专家点评的场景。

主持人说：“10位专家一致认为，残片为假，与残片相印证的画卷必系伪作，而许愿先生认为残片与百瑞莲本相吻合。我认为结果已经很明白了，没有争议，故宫本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才是真正的国宝！”

我完全傻掉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无数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。

王中治跳下专家台向我扑过来，他失态地叫嚷：“你为什么要选百瑞莲本！你为什么不要选故宫本！”我任由他揪住衣领，我的脑子糊涂了，感到这一切太混乱了。

王中治吼道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是不是梅素兰那个贱人给你透的底？”

这时一个人插话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外婆？”

钟爱华手腕一动，寒光一闪，王中治眼睛瞪圆，喉咙上却多了一条血印，他双手捂着脖子倒下去。

钟爱华转过头来，自嘲地说：“这么精妙的局，最终却败给了一个人的原则

和坚持。不愧是许大哥，我还是那句话：我很钦佩你。”

这时，无人搀扶的素姐朝着舞台走来，素姐对我说：“事实上，你的所有行动百瑞莲全都知道。钟爱华在第一次拜访戴海燕的时候，就已经在宿舍里安放了窃听器。不单是戴海燕，后来的刘战斗、樊波、图书馆，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，百瑞莲都跟踪了。你前往燕郊时，百瑞莲也有人跟着。你手握残片的事，他们清楚得很。”

我陡然领悟道：“所以你们把我绑到九龙城寨是假，将残片调包是真！”素姐点点头。

这是万无一失的布局。我越是痛恨百瑞莲，越是想证明故宫本是真的，越是想帮五脉脱困，败得就越惨。

可王中治没想到的是，我在关键时刻注意到了丝绢的异同之处，做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选择，把残片放到百瑞莲本的身上。这样一来，王中治精心预设的一切铺垫都无用了，重重地打了他自己和百瑞莲的脸，让局势逆转。

回顾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我冷汗淋漓。从头到尾，我都在他们的算计之中，只要我在舞台上对原则稍有动摇，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地步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(本连载完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